

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岩罕陆——

“大象就像我的家人”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特约记者 柯穴

最美退役军人

热带雨林的清晨，云雾缭绕，鸟语啾啾。

拨开身旁肥厚的芭蕉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野象谷景区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组长岩罕陆踏着湿润的泥土，向雨林深处进发。他的前方，是勐养自然保护区150万亩原始森林；他的身后，蜿蜒的足印深浅不一。

黝黑的皮肤、紫红的脸庞、斑白的鬓角，47岁的布朗族汉子岩罕陆，看起来比同龄人略显沧桑。日晒雨淋，风餐露宿，每天徒步10公里以上……过去20多年里，岩罕陆追寻野生亚洲象的足迹一路向前，从毛头小伙成长为野生亚洲象行为习惯方面的专家，从“象爸爸”升级为“象姥爷”……

理了理迷彩的迷彩双肩包，正了正磨毛了边的迷彩遮阳帽，身穿墨绿色工装的岩罕陆面露笑容：“森林就是我的家，大象就像我的家人。”

“我是森林的孩子，最适合这项工作”

从岩罕陆记事开始，他的衣服大多是绿色——与热带雨林相同的颜色。

1975年，岩罕陆出生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这里有我国唯一的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境内大多数野生亚洲象栖息的家园。

在岩罕陆的童年记忆里，野生亚洲象不时“光顾”他所在的小村庄。有一次，大象到他家“造访”，毫不客气地吃了地里种的稻谷、玉米。对于这些体型庞大却憨态可掬的“大朋友”，岩罕陆内心充满了好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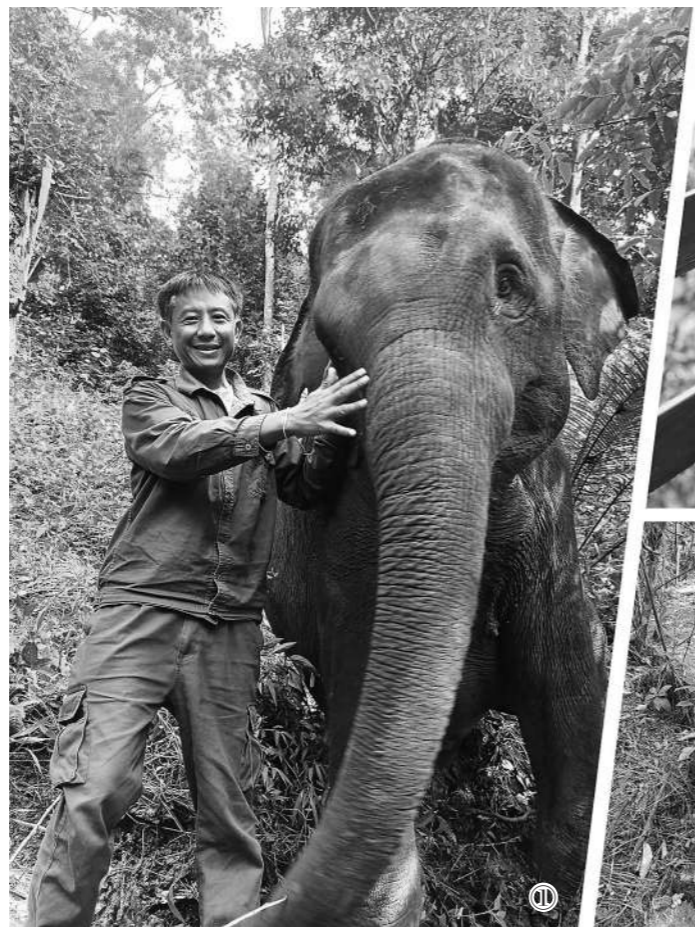
长期生活在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大象对色彩鲜艳的事物十分“敏感”。为了避免象群受到刺激攻击人类，当地村民的着装，几乎都是大同小异的绿色。岩罕陆不曾想到，这抹“从小看得最多的颜色”，会浸染他的青春，成为他一生的底色。

1994年，村里传来征兵的消息。怀着对部队的向往，岩罕陆兴冲冲地报名应征，成为原武警云南总队某支队一名战士。穿上“橄榄绿”，年轻的岩罕陆意气风发。巡逻在崎岖的山路上，穿梭在荆棘丛生的雨林中，岩罕陆和战友们为了保护森林野生动植物资源、打击涉林违法犯罪不遗余力。

3年的森警岁月，让岩罕陆的体格更结实，意志更坚定。面对一段时期盗猎现象增多和天然林面积减少的现象，他愈发认识到保护森林生态环境“不是小事情”。

1997年，岩罕陆退役。得知家乡野象谷景区正在招聘护林员，他的脑海中关于大象的回忆一下子翻涌起来：林间清新的空气，嬉戏打闹的象群……岩罕陆第一时间报名应聘。

“我当时一腔热血，家人却不太支持。”岩罕陆说，与野生亚洲象打交道，常年跋山涉水，工作条件艰苦。他反复劝说家人：“野生亚洲象数量越来越少，如果不加守护，它们未来很有可能就消



图①：岩罕陆与野生亚洲象在一起。
图②：岩罕陆记录野生亚洲象监测信息。
图③：岩罕陆观察野生亚洲象粪便。
受访者供图
制图：鹿硕

失了……我是森林的孩子，最适合这项工作。”

换上墨绿色工装，岩罕陆正式开启守护野生亚洲象的人生历程。

2005年6月，野象谷景区成立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业务能力突出的岩罕陆主动请缨加入。迄今为止，他是在这一艰苦岗位坚守时间最长的队员之一。

“大家叫我‘象爸爸’，我就要尽到职责”

“小断鼻”“小缺耳朵”……每次见到野生亚洲象，岩罕陆几乎都能第一时间叫出它们家族的名字。“每个野象家族都有自己的外貌特征，为了区分，我们就以这种方式给它们命名。”

长期追踪野生亚洲象的活动轨迹，观察它们的生活习性，岩罕陆和同事们被许多游客称为“象爸爸”。这个称呼，岩罕陆当之无愧——哪一个野象家族经常在哪个区域出没，哪一个家族增加了新成员，他都能如指掌。

“大家叫我‘象爸爸’，我就要尽到职责。”岩罕陆说。

加入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的第二个月，岩罕陆就参与救助了一头野象。那天，岩罕陆正蹲守在一棵大树上对野象群进行跟踪观察，象群中突然传来一声吼叫。他和其他小组成员小心靠近，在河道里发现一头名叫“然然”的雌性小象。

“小象左后腿被兽夹夹住，伤口很深并出现溃烂，随时可能危及生命。”岩罕陆不敢耽搁，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山高沟深，夜黑难行，救援力量难以第一时间赶到。为避免附近象群、野兽对“然然”的二次伤害，岩罕陆和同事们通宵警戒，精心守护。救援力量到达后，他又不顾一夜没合眼的疲劳，带领大家

采取“迂回靠近”战术，花了3个小时将“然然”与家族隔离开，随后送至救助中心施救。

多年来，岩罕陆详细记录着每个野生亚洲象家族的情况，留下每头野象的个人信息。然而，许多野象虽是他们的“老朋友”，却不一定给他们“好脸色”。

“亚洲象看起来可爱，实际却是很危险的动物，它们跑起来比人快。”岩罕陆说，野外巡查时，与野象“狭路相逢”是常有的事，因此必须时刻和它们保持安全距离，“人和象都要安全”。

2013年春节，野象谷野象出没频繁。大年初三那天，一群野象行进到景区游道附近时，突然冲向游道上的几百名游客。岩罕陆回忆：“我当时距离象群很近，为了转移它们的注意力，只好采取紧急驱离手段。当时顾不上大家会不会向我攻击，好在最终有惊无险……”

如“慈父”般呵护着象群，如“严父”般坚守着安全底线。与野生亚洲象朝夕相处，“象爸爸”岩罕陆对它们的感情愈发深厚。

2019年9月，“然然”产下一头小象。得知消息后，岩罕陆激动不已。从“象爸爸”升级为“象姥爷”，幸福的笑容挂在他的脸上。

“我们的努力，大自然是有回应的”

从2020年春天到2021年秋天，一场说走就走、跨越1000多公里的旅行，让野生亚洲象“断鼻家族”成为全球明星，也让它们的家乡野象谷受到各方关注。

为保障大象安全，“断鼻家族”南归途中，熟悉它们的岩罕陆作为“救护先锋队”成员之一，参与象群引导行动。在环境复杂的森林中，先进监测设备有

时很难发挥作用。无人机都找不到象群的时候，岩罕陆和队友们只能依靠经验，根据大象留下的粪便、脚印锁定方向，及时疏散周边居民。

“那段时间的确很累。”岩罕陆说，为避免惊扰象群，追踪的人员不能多。他和另外两名队友“一路狂奔”，连续追了20多天。

2021年5月31日，发生在云南省玉溪市洛河乡的一幕，岩罕陆记忆犹新。那天晚上，象群沿着公路走到玉溪郊区。面对堵在路口的卡车和围观的人群，一头野象不顾引导，“执意”向市区方向走去。千钧一发之际，岩罕陆一边劝说人群远离野象，一边交替用汉语、傣语呼喊大象家族的名字。让人们没想到的是，随着一声声“断鼻、断鼻”的呼唤，野象真的调转了方向。通过食物引诱，他们最终引导象群绕开了人群密集的小区。

直到今天，岩罕陆说不清那头野象是否真的听懂了他的呼唤。在他看来，这或许正是自己与“断鼻家族”多年来建立的默契。

寻象这些年，岩罕陆多次体验过这样的“暖心瞬间”。一次跟踪观察中，正在山坡上悠闲觅食的“然然”发现了岩罕陆。它友好地转过身，前腿弯曲，鼻子轻轻晃动，像是深深鞠了一躬……

“我们的努力，大自然是有回应的。”面向广袤森林，岩罕陆深有感触地说。

守着野象，也守着艰辛。“饿了就着辣子吃冷饭，累了就在山里睡，渴了喝点小溪水，大象来了就上树”，工作虽然辛苦，岩罕陆却乐在其中。在岩罕陆和同事们的守护下，截至2021年底，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达到360头左右，比2018年增长超过60头。

“我们为观测、保护和救助野生亚洲象提供了许多一手资料，工作若是苦了点，却很有意义。”在岩罕陆心中，大象和谐共处，是最美好的生态图景。

老兵永远跟党走

满载农副产品的货车、秩序井然的现代化厂房、创意十足的“风车长廊”……初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恰尔巴格乡下阔什巴格村，一派热闹景象。

看着货车上一箱箱整齐码放的“列巴”面包，村党支部书记、退役军人安金磊笑容满面：“今年‘双11’，订单又增加不少。”

老家在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的安金磊，是地道的中原汉子。然而，过去近10年里，安金磊和阔什巴格村的乡亲们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屋，早已把这里当作“第二故乡”。

“金磊，如果让你选，想去哪里当兵？”

“去边疆，守边防。”一段记忆中的对话，将时光拉回到2000年。那一年，18岁的安金磊满怀热忱应征入伍，却没能奔赴边疆保家卫国，服役于武警河南总队某支队。未能如愿的安金磊，将“兵之初”的那份边关情深埋心底。

2012年，退役后的安金磊回到家乡。他原本打算经营一家餐饮店，却因新疆库尔勒一位战友的电话改变了想法。“库尔勒的变化一天一个样，有不少面向退役军人的优惠政策……”听着战友绘声绘色的讲述，安金磊心底的热情被点燃，“不穿军装，一样可以为边疆发展作贡献。”

不久后，安金磊踏上前往新疆的列车。来到库尔勒，安金磊在战友帮助下报名应聘，成为一名社区工作人员，热心服务群众。

一次入户走访，安金磊发现不少行动不便的老年居民子女不在身边，需要有人照顾。他一有时间就上门帮这些老人做家务、给他们读书读报，渐渐成为社区居民口中的“活雷锋”。

居民们的认可，让安金磊这个落脚不久的“异乡人”有了归属感。后来，在社区支持下，安金磊发挥厨艺特长，开办了一家专为老年居民提供优惠餐饮服务的“银发餐厅”。他还从餐厅收入中拿出部分资金，用来资助困难学生，广受群众好评。

2017年底，社区党支部书记找到安金磊，带来库尔勒市面向基层招聘工作人员的消息。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安金磊顺利通过各项考评，2018年7月被选为下阔什巴格村党支部书记。

下阔什巴格村是恰尔巴格乡最偏远的村落，村民主要靠零散种植石榴、无花果等农产品为生，村集体闲置土地较多，资源开发利用不足。安金磊深思熟虑后向组织表态：“致富路上一个都不能少，我一定想方设法，带领乡亲们拔掉穷根。”

经过深入走访调研，安金磊发现，村干部信息不足、村民思想观念保守是制约下阔什巴格村发展的主要原因。他组织村干部、村民代表到周边示范村取经，提出“引进来、走出去”的发展计划。将家庭式的家具作坊整合成家具装配厂，打造富有少数民族特色的食品加工厂，开展生产加工技能培训，吸引更多企业入驻合作……一幅致富图景在安金磊脑海中展开。

然而，许多村民对这幅“蓝图”不感兴趣。“第一次开村民大会，讲了不

让幸福的日子像盛开的格桑花

赵健 王华林

到5分钟，有近一半人离场。”安金磊立即反思，“无法打动乡亲们，是我们方法不对。会上效果不好，就走到他们身边去讲。”他将致富计划印制成简明易懂的“口袋书”，挨家挨户发放、面对面做工作。1个月后，绝大多数村民选择支持村里的致富计划。

邀请企业代表团到村里实地考察，提出减免租金等惠企政策；协调公交公司将公交线路延伸到村厂门前，为职工上下班提供便利；借助网络直播形式，宣传推介特色产品……在安金磊的牵头和村集体的共同努力下，家具装配厂、面包加工厂、自动化养鸡场等产业相继落户。截至今年8月，进驻下阔什巴格村的各类企业已有25家，吸纳400余名村民稳定就业。

村民的“口袋”鼓了，安金磊又将打造宜居宜业美丽乡村的计划提上日程。下阔什巴格村东头666米长的“风车长廊”里，几只五彩斑斓的风车正迎风招展。我们在“风车长廊”两旁种植了60多亩格桑花，一到花开时节，十里八乡的乡亲都赶来观赏，这里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安金磊说。

辽宁省军区沈阳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

用心用情为老干部排忧解难

本报讯 胡明生、乔振友报道：“首长，这是我们专门制作的大字版党的二十大报告”……连日来，辽宁省军区沈阳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组织工作人员上门为老干部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提供贴心服务。

该干休所老干部普遍进入“双高期”，且居住分散，学习生活有诸多不便。为此，干休所党委充分运用常态化走访机制，面对面了解老干部及家属需求，切实解决他们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针对老干部视力、听力下降的实际，干休所官兵和文职人员组成学习服务队，将党的最新政策、有关文件精神等摘录制作成大字版，方便老干部学习。干休所还成立了生活保障队，为行动不便的老干部提供理发、水暖维修、订餐送餐等服务。老干部家里有需求，只要打一个电话，保障队人员立即登门，确保老干部生活难题不过夜。

全域覆盖的服务保障体系，赢得老干部交口称赞。“干休所党委根据我们的身体状况成立学习服务队和生活保障队，倾尽全力为我们排忧解难，为所党委的做法点赞。”前不久，该干休所开展“请老首长为我们打分”活动，91岁的离休干部姜寿昌如是说。

原国家乒乓球队队员、退役军人王振——

为“国球”传递薪火

■王皓 吴超 本报记者 顾士强

“乒乓球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我运动生涯的起点，也将是我奋斗一生的事业。”右手虎口处那层厚厚的茧子，是36岁老兵王振在乒乓球领域奋战30年的见证。

“如果拉球多次遭到对方反拉，就要考虑改变一下落点……”发球、劈长、反拉，拿起球拍的王振，眼神凌厉，动作利落。走进王振在北京创办的乒乓球俱乐部，几十名学生正在他的指导下有序训练。

“将国家队的专业训练方法传授给更多青少年，做好启蒙教学，是我开办乒乓球俱乐部的初衷。”坐在黑白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看一场体育比赛，是王振童年的美好回忆。父亲送他参加乒乓球培训班后，凭借天赋与热情，王振很快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1998年，王振首次参加山东省运动会，就以主力队员身份夺得男子团体和单打双料冠

军，得以入选八一乒乓球队。

来到新的团队，面对技术更加精湛的队友，此前表现优异的王振连连“碰壁”。教练的劝导令他茅塞顿开：“你需要更专业的训练，才能走得更远。”自此，王振一有空就向教练请教，找队友切磋。从拿拍、发球到击球技巧，一点点纠正癖癖动作，技术水平很快提高，在与队友的较量中屡战屡胜。

1999年，13岁的王振入选国家青年队。他先后代表中国队参加亚洲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多次斩获团体冠军，还曾以陪练身份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能跟着中国队一起参赛就是一种荣誉，是我人生最宝贵的一段经历。”王振说。

2011年，王振从乒乓球队退役后到海军某部工作。他常常抽出时间向

官兵们传授乒乓球技术，组织相关比赛。为尽己所能将乒乓球技战术、专业训练方法传授给更多的青少年乒乓球爱好者。2020年，王振自主择业后开办了一家乒乓球俱乐部，先后吸纳多名八一乒乓球队退役队员组建教练团队，积极打造乒乓球后备人才培养基地。

“乒乓球是‘小球’，在群众中却有着‘大球’的影响力。”为发挥乒乓球在全民健身中的积极作用，今年8月，王振牵头俱乐部面向北京市乒乓球爱好者发起主题联赛，提供标准化比赛场地，组织专业教练指导，让参赛者尽情享受乒乓球运动带来的乐趣。

“只要拿起球拍，整个人仿佛年轻了10岁。”王振说，自己最大的希望是俱乐部培养的学员将来能在乒乓球领域有所作为，为“国球”发展贡献力量。



陈岩摄